松本
1730
子XIII



福州開元禪寺住持傳法賜紫慧通大師了一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　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圓成雕造
毗盧大藏經板一副旹紹興戊辰閏八月　日　謹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并序

三藏法師　義淨奉　詔譯　通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顯法師則創闢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跡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弥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標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跋南國有千江口）或亡飡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爲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聞見撰題行狀云尒其中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福州開元禪寺住持傳法賜紫慧通大師了一謹募衆緣恭為
今上　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圓成雕造
毗盧大藏經板一副峕紹興戊辰閏八月　日　謹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并序　通

三藏法師　義淨奉　詔譯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徇法之賓顯法師則創闢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跡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弥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寔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標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跋南國有千江口或亡飡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聞見撰題行狀云尒其中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

太州玄照法師　齊州道希法師
齊州師鞭法師　新羅阿離耶跋摩法師
新羅慧業法師　新羅玄太法師
新羅玄恪法師　新羅復有二人
覩化羅佛陀跋摩師　并州道方法師
并州道生法師　并州常慜禪師
常慜師弟子一人　京師末底僧訶師
京師玄會法師　質多跋摩師
土蕃公主妳母息二人　隆法師
益州明遠法師　益州義朗法師 并弟子一人
益州智岸法師　益州會寧律師
交州運期法師　交州木叉提婆師
交州窺沖法師　交州慧琰法師
信冑法師　愛州智行法師
愛州大乘燈禪師　康國僧伽跋摩師
高昌彼岸智岸二人　洛陽曇閏法師
洛陽義輝論師

愛州大乘燈禪師　康國僧伽跋摩師

高昌彼岸智岸二人　洛陽曇閏法師

洛陽義輝論師　又大唐三人

新羅慧輪法師　荊州道琳法師

荊州曇光法師　又大唐一人

荊州慧命禪師　潤州玄逵律師

晉州善行法師　襄州靈運法師

澧州僧哲禪師（通上卷弟子一人）　洛陽智弘律師

荊州無行禪師　荊州法振禪師

荊州乘悟禪師　梁州乘如律師

澧州大津法師

右總五十六人先多零落淨來日有無行師道琳師慧輪師僧哲師智弘師五人見在計當垂拱元年與無行師執別西國不委今者何處存亡耳

沙門玄照法師者太州仙掌人也梵名般迦舍末底（唐云照慧）乃祖乃父冠冕相承而總髫之秋抽簪出俗成人之歲思禮聖蹤遂適京師尋聽經論以貞觀年中乃於大興聖寺玄證師處初學梵語於是杖錫西邁掛想祇園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池以結念畢契四弘陟蔥阜而翹心誓度三有途經速利過覩貨羅遠跨胡疆到土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漸向闍闌陀國未至之間長途險阻為賊見拘既而商旅計窮控告無所遂乃援神寫契伏聖明衷而感徵覺兆群賊皆睡私引出圍遂便免難住闍闌陀國經于四載蒙國王欽重留之供養學經律習梵文既得少通漸次南上到莫訶菩提復經四夏自恨生不遇聖幸覩遺蹤仰慈氏所制真容著精誠而無替爰以翹敬之餘沉情俱舍既解對法清想律儀兩教斯明後之那爛陀寺留住三年就勝光法師學中百等論復就寶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禪門定潋亟覩關涯既盡宏綱遂往弶（巨亮反）伽河北受國王苫部供養住信者等寺復歷三年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重

指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國王

掮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國王
發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
給歸唐於是巡涉西蕃而至東夏以九月而
辭苫部正月便到洛陽五月之間途經萬里
于時麟德年中駕幸東洛奉謁闕庭遂蒙
勅旨令往羯濕弥羅國取長年婆羅門盧迦溢
通 上卷 三
多既與洛陽諸德相見略論佛法綱紀敬愛
寺導律師觀法師等請譯薩婆多部律攝既
而勅令促去不遂本懷所將梵本悉留京下
於是重涉流沙還經磧石崎嶇棧道之側曳
半影而斜通搖泊纏橋之下没全軀以傍渡
遭土蕃賊脫首得全遇兇奴寇僅存餘命行
至北印度界見唐使人引盧迦溢多於路相
遇盧迦溢多復令玄照及使傔數人向西印
度羅荼國取長年藥路過縛渇羅到納婆毗
訶羅 唐云新寺 覩如來澡罐及諸聖跡漸至迦畢
試國禮如來頂骨香花具設取其印文觀來
生善惡復過信度國方達羅荼矣蒙王禮敬
安居四載轉歷南天將諸雜藥望歸東夏到
金剛座旋之那爛陁寺淨與相見盡平生之
志願契揔會於龍花但以泥波羅道土蕃擁
塞不通迦畢試途多氏投而難度遂且棲志
鷲峯沉情竹苑雖每有傳燈之望而未諧落
葉之心嗟乎苦行標誠利生不遂思攀雲駕
墜翼中天在中印度菴摩羅跋國遘疾而卒
春秋六十餘矣 言多氏者即大食國也 傷曰卓矣壯志
頴秀生田頻經細柳幾步祁連祥河濯流竹
苑搖竿翹心念念渇想玄玄專希演法志託
提生嗚呼不遂愴矣無成兩河沉骨八水揚
名善乎守死哲人利貞 兩河即在西國八水乃屬東郡
道希法師者齊州歷成人也梵名室利提婆
唐云吉祥天 乃門傳禮義家襲縉紳幼漸玄門少
懷貞操涉流沙之廣蕩觀化中天陟雪嶺之
嶔岑輕生徇法行至土蕃中途危厄恐戒檢
難護遂便暫捨行至西方更復重受周遊諸
國遂達莫訶菩提翹仰聖蹤經于數載既住
那爛陁亦在俱尸國蒙菴摩羅跛國王甚用

那爛陁亦在俱尸國蒙菴摩羅跋國王甚相敬待在那爛陁寺頻學大乘住輸婆伴娜在涅槃處寺名也專功律藏復習聲明頗盡綱目有文情善草隸在大覺寺造唐碑一首所將唐國新舊經論四百餘卷並在那爛陁矣淨在西國未及相見住菴摩羅跋國遭疾而終春秋五十餘矣後因巡禮見希公住房傷其不幸聊題一絶七言

百苦亡勞獨進影四息在念契流通如何未盡傳燈志溘然於此遇途窮

師鞭法師者齊州人也善禁呪閑梵語與玄照師從北天向西印度到菴摩羅割波城爲國王所敬居王寺與道希法師相見伸鄉國之好同居一夏遇疾而終年三十五矣

阿離耶跋摩者新羅人也以貞觀年中出長安之廣脇王城山名追求正教親禮聖蹤住那爛陁寺多閑律論抄寫衆經痛矣歸心所期不契出雞貴之東境没龍泉之西裔即於此寺無常年七十餘矣雞貴者梵云矩吒醫說羅矩吒是雞醫說羅是貴即高麗國也相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餝矣那爛陁有池名曰龍泉西方喚高麗矩吒醫說羅也

慧業法師者新羅人也在貞觀年中往遊西域住菩提樹觀禮聖蹤於那爛陁久而聽讀淨因檢唐本忽見梁論下記云在佛齒木樹下新羅僧慧業寫記訪問寺僧云終於此年將六十餘矣所寫梵本並在那爛陁寺

玄太法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薩婆慎若提婆唐云一切智天永徽年内取土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禮菩提樹詳檢經論旋踵東土行至土峪渾逢道希師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後歸唐國莫知所終矣

玄恪法師者新羅人也與玄照法師貞觀年中相隨而至大覺寺既伸禮敬遇疾而亡年過不惑之期耳

復有新羅僧二人莫知其諱發自長安遠之南海汎舶至室利佛逝國西婆魯師國遇疾

[illegible]佛陁達摩者即覩貨速利國人也大[illegible]

西洲舶至室利佛逝國西婆魯師國遇疾
倶亡佛陁達摩者即覩貨速利國人也大形
模足氣力習小教常乞食少因興易遂届神
州云於益府出家性好遊渉九州之地無不
履焉後遂西遄周觀聖迹淨於那爛陁見矣
後乃轉向北天年五十許

右十人

道方師者并州人也出沙磧到泥波羅至大
覺寺住得爲主人經數年後還同泥波羅于
今現在既虧戒檢不習經書年將老矣

道生法師者并州人也梵名旃達羅提婆唐云月天
以貞觀末年從土蕃路往遊中國到菩提
寺禮制底訖在那爛陁學爲童子王深所禮
敬復向此寺東行十二驛有王寺全是小乗
於其寺內停住多載學小乗三藏精順正理
多賚經像言歸本國行至泥波羅遘疾而卒
在可知命之年矣

常慜禪師者并州人也自落髮投簪披緇釋
素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常發大誓願生極樂
所作淨業稱念佛名福基既廣數難詳悉後
遊京洛專崇斯業幽誠冥兆有所感徵遂寫
般若經滿於萬卷冀得遠詣西方禮如來所
行聖迹以此勝福迴向願生遂詣闕上書請
於諸州敎化抄寫般若且心所志也天必從
之乃蒙授墨勅南遊江表敬寫般若以報天
澤要心既滿遂至海濱附舶南征往訶陵國
從此附舶往末羅瑜國復從此國欲詣中天
然附舶載物既重解纜未達超忽滄波不
經半日遂便沉没當没之時商人爭上小舶
互相戰鬪其舶主既有信心高聲唱言師來
上舶常慜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
若輕生爲物順菩提心亡己濟人斯大士行
於是合掌西方稱弥陁佛念念之頃舶沉身
没聲盡而終春秋五十餘矣有弟子一人不
知何許人也號咷悲泣亦念西方與之倶没
其得濟之人具陳斯事耳

傷曰

悼矣偉人爲物流身明同水鏡貴等和[illegible]

傷曰

悼矣偉人爲物流身明同水鏡貴等和琁涅而不黒磨而不磷投軀慧嶽養智芳津在自國而弘自業適他土而作他因艱將況之險難決於己而亡親在物常慜子其寡隣穢體散鯨波以取滅淨願詣安養而流神道乎不昧德也寧湮布慈光之赫赫竟塵劫而新新

末底僧訶者（唐云師子惠）京師人也俗姓皇甫莫知本諱與師鞭同遊俱到中土住信者寺少閑梵語未詳經論思還故里路過泥波羅國遇患身死年四十餘

玄會法師者京師人也是安將軍之息也從北印度入羯濕弥羅國爲國王賞識乗王象奏王樂日日向龍池山寺供養寺是五百羅漢受供之處即尊者阿難陁室灑末田地所化龍王之地也（室灑譯爲所教舊云弟子非也）復勸化羯濕弥羅王大放恩赦國内有死囚千餘人勸王釋放出入王宅既漸年載後因失意遂乃南遊至大覺寺禮菩提樹覩木真池登鷲峯山陟尊足嶺禀識聰叡多繕工伎雖復經過未幾而梵韻清徹少携經教思返故居到泥波羅不幸而卒春秋僅過而立矣（泥波羅既有毒藥所以到彼多亡）復有一人與北道使人相逐至縛渇羅國於新寺小乗師處出家名質多跋摩後將受具而不食三淨其師曰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既其無罪尓何不食對曰諸大乗經具有令制是所舊習性不能改師曰我依三藏律有成科汝之引文非吾所學若懷別見我非汝師遂強令進乃掩泣而食方爲受具少閑梵語覆取北路而歸莫知所至傳聞於天竺之僧矣復有二人在泥波羅國是土蕃公主妳母之息也初並出家後一歸俗住天王寺善梵語并梵書年三十五二十五矣

隆法師者不知何所人也以貞觀年内從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觀化中天誦得梵本法華經到健陁羅國遇疾而亡北方僧來傳説如此

右二十八人
明遠法師者益州清城人也梵名振多提婆
唐云思天幼順法訓長而弥修容儀雅麗詳序清
遒善中百議莊周早遊七澤之間後歷三吳
之表重學經論更習定門於是棲隱廬峯經
于夏日既慨聖教陵遲遂乃振錫南極届于
交阯鼓舶鯨波到訶陵國次至師子洲爲君
王禮敬乃潛形閣内密取佛牙望歸本國以
興供養既得入手翻被奪將事不遂懷頗見
陵辱向南印度傳聞師子洲人云往大覺中
方寂無消息應是在路而終莫委年幾其師
子洲防守佛牙異常牢固置高樓上幾閉重
關鎖鑰泥封五官共印若開一戸則響徹城
郭每日供養香花遍覆至心祈請則牙出花
上或見異光衆皆共覩傳云此洲若失佛牙
並被羅刹之所吞食爲防此患非常守護亦
有傳云當向支那矣斯乃聖力遐被有感便
通豈由人事強申非分耳
義朗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善閑律典兼解
瑜伽發自長安弥歷江漢與同州僧智岸并
弟一人名義玄年始弱冠知欽正理頗閑内
典尤善文筆思瞻聖迹遂與弟俱遊秀季良
昆遞相携帶鶺鴒存念魚水敦懷既至烏雷
同附商舶掛百丈陵萬波越舸扶南綴纜
郎迦戍國王待以上賓之禮智岸遇
疾於此而亡朗公既懷死別之恨與弟附舶
向師子洲披求異典頂禮佛牙漸之西國傳
聞如此而今不知的在何所師子洲既不見
中印度復不聞多是魂歸異代矣年四十餘耳
會寧律師益州成都人也禀志操行意存弘
益少而聰慧投跡法場敬勝理若髻珠棄榮
華如脱履薄善經論尤精律典思存演法結
念西方爰以麟德年中杖錫南海汎舶至訶
陵洲停住三載遂共訶陵國多聞僧若那跋
陁羅於阿笈摩經内譯出如來涅槃焚身之
事斯與大乘涅槃頗不相渉然大乘涅槃西
國淨親見目云其大數有二十五千頌翻譯

國淨親見目云其大數有二十五千頌翻譯
可成六十餘卷檢其全部竟而不獲但得初
大衆問品一夾有四千餘頌會寧既譯得阿
笈摩本遂令小僧運期奉賷經還至交府馳
驛京兆奏上闕庭冀使未聞流布東夏運期
從京還達交阯告諸道俗蒙贈小絹數百疋
重詣訶陵報德智賢若那跋達羅也與會寧相見於
是會寧方適西國比於所在每察風聞尋聽
五天絕無蹤緒准斯理也即其人已亡傷曰
嗟矣會寧爲法孤征纔翻二軸啓望天庭終
斯寶渚擁居化城身雖沒而道著時縱遠而
遺名將菩薩之先志共後念以揚聲春秋可
三十四五矣

運期師者交州人也與曇閏同遊仗智賢受
具旋迴南海十有餘年善崑崙音頗知梵語
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逝國于今現在既而往
復宏波傳經帝里布未曾教斯人之力年可
三十矣

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唐云解脫天不閑本諱汎
舶南溟經遊諸國到大覺寺遍禮聖蹤於此
而殞年可二十四五

窺沖法師者交州人即明遠室灑也梵名質
呾囉提婆與明遠同舶而汎南海到師子洲
向西印度見玄照師共詣中土其人禀性聰
叡善誦梵經所在至處恒編演唱之首禮菩
提樹到王舍城遘疾竹園淹留而卒年三十許

慧琰法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灑隨師
到僧訶羅國遂停彼國莫辨存亡

信冑法師不知何所人也梵名設喇陁跋摩
唐云信冑取北道而到西國禮謁既周住信者寺
於寺上層造一塼閣施上卧具永貽供養遇
疾數日餘命輟然忽於夜中云有菩薩授手
迎接端居合掌太息而終年三十五

右三十人

智行法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唐云慧天
汎南海詣西天遍禮尊儀至弶伽河北居信
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

汎南海詣西天遍禮尊儀至弶伽河北居信
者寺而卒年五十餘矣
大乘燈禪師者愛州人也梵名莫訶夜那鉢
地已波唐云大乘燈幼隨父母汎舶往杜和羅鉢
底國方始出家後隨唐使郯相逐入京於慈
恩寺三藏法師玄奘處進受具戒居京數載
頗覽經書而思禮聖蹤情契西極體蘊忠恕
性合廉隅戒獻存懷禪枝叶慮以爲溺有者
假緣緣非則墜有離生者託助助是則乖生
乃畢志王城敦心竹苑冀摧八難終求四輪
遂持佛像攜經論既越南溟到師子國觀禮
佛牙備盡靈異過南印度覆届東天往耽摩
立底國既入江口遭賊破船唯身得存淹停
斯國十有二歲頗閑梵語誦緣生等經兼循
修福業因遇商侶與淨相隨詣中印度先到
那爛陁次向金剛座旋過薜舍離後到俱尸
國與無行禪師同遊此地燈師每歎曰本意
弘法重之東夏寧志不我遂奄尓衰年今日
雖不契懷來生願畢斯志然常爲覩史多天
業冀會慈氏日晝龍花一兩枝用標心至燈
公因道行之次過道希法師所住舊房當于
時也其人已亡漢本尚存梵夾猶列覩之潸
然流涕而歎昔在長安同遊法席今於他國
但遇室筵
傷曰
嗟矣死王其力弥強傳燈之士奄尓云亡神
州望斷聖境魂揚眷餘悵而流涕慨布素而
情傷禪師在俱尸城般涅槃寺而歸寂滅于
時年餘耳順矣
僧伽跋摩者康國人也少出流沙遊步京輦
稟素崇信戒行清嚴檀捨是修慈悲在念以
顯慶年内奉 勑與使人相隨禮覲西國至
大覺寺於金剛座興薦設七日七夜然燈續
明獻大法會又於菩提院内無憂樹下雕刻
佛及觀自在菩薩像盛興慶讃時人歎希後
遠唐國又奉 勑令往交阯採藥于時交州
時屬大儉人物飢餓於日日中營辦飲食救
濟孤苦悲心内結涕泣外流時人号爲常啼

濟孤苦悲心内結涕泣外流時人号爲常啼
菩薩也纔染微疾掩尒而終春秋六十餘矣
彼岸法師致岸法師並是高昌人也少長京
師傳燈在念既而歸心勝理遂乃觀化中天
與使人王玄廓相隨汎舶海中遇疾俱卒所
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在室利佛逝國矣
曇閏法師洛陽人也善呪術學玄理探律典
翫醫明善容儀極詳審振錫江表拯物爲懷
漸次南行達于交阯住經載稔緇素欽風汎
舶南上期西印度至訶陵北渤盆國遇疾而
終年三十矣
義輝論師洛陽人也受性聰敏理思鉤深博
學爲懷尋真是務聽攝論俱舍等頗亦有功
但以義有異同情生舛互而欲畢觀梵本親
聽微言遂指掌中天還望東夏惜哉苗而不
實壯志先秋到郎迦戍國嬰疾而亡年三十
餘矣
復有大唐三僧從北道到烏長那國傳聞向
佛頂骨處禮拜今亦不委存亡烏長僧至傳
說之矣
右四十人
慧輪師者新羅人也梵名般若跋摩（唐言慧甲）自
本國出家翹心聖迹汎舶而陵閩越涉步而
届長安奉 勑隨玄照法師西行以充侍者
既之西國遍禮聖蹤居菴摩羅跛國在信者
寺住經十載近住次東邊北方覩貨羅僧寺
元是覩貨羅人爲本國僧所造其寺巨富資
産豐饒供養飡設餘莫加也寺名健陀羅山
茶慧輪住此即善梵言薄閑俱舍來日尚存
年向四十矣其北方僧來者皆住此寺爲主
人耳大覺寺西有迦畢施國寺寺亦巨富多
諸碩德普學小乘北方僧來亦住此寺名窶
拏折里多（唐言德行）
大覺東北兩驛許有寺名屈録迦即是南方
屈録迦國王昔所造也寺雖貧素而戒行清
嚴近者日軍王復於故寺之側造一寺今始
新成南國僧來多住於此諸方皆悉有寺所

嚴近者日軍王復於故寺之側造一寺今始
新成南國僧來多住於此諸方皆悉有寺所
以本國通流神州獨無一處致令往還艱苦
耳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弶伽河而下至
蜜栗伽悉伽鉢娜寺（唐云鹿寺也）去此寺不遠有
一故寺但有塼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傳云
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支那即廣
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亦云提婆佛呾羅唐云天子也）于時有唐僧二
十諸人從蜀川牂牱道而出（蜀川寺此寺有五百餘驛）向
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
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唐僧亡沒村乃
割屬餘人現有三村入屬鹿園寺矣准量支
那寺至今可五百餘年矣現今地屬東印度
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
處數僧來者我為重興此寺還其村封令不
絕也誠可歎曰雖有鵲巢之易而樂福者難
逢必若心存濟益奏請弘此誠非小事也金
剛座大覺寺即僧訶羅國王所造師子洲僧
舊住於此大覺寺東北行七驛許至那爛陀
寺乃是古王室利鑠羯羅昳底為比天苾芻
曷羅社槃社所造此寺初基纔餘方堵其後
國王苗裔相承造製宏壯則贍部洲中當今
無以加也軌模不可具述但且略敘區寰耳
然其寺形畟方如域四面直簷長廊遍帀皆
是塼室重疊三層層高丈餘橫梁板闐本無
椽瓦用塼平覆寺皆正直隨意旋往其房後
壁即為外面也疊塼峻高三四丈上作人頭
高共人等其僧房也面有九烏一一房中可
方丈許後面通窗戶向簷矣其門既高唯安
一扇皆相瞻望不許安簾出外平觀四面皆
覩互相檢察寧容片私於一角頭作閣道還
往寺上四角各為塼堂多聞大德而住於此
寺門西向飛閣凌虛雕刻奇形妙盡工飾其
門乃與房相連元不別作但前出兩步齊安
四柱其門雖非過大實乃裝架弥堅每至食
時重關返閉既是聖教意在防私寺內之地
方三十步許皆以塼砌小者或十步或五步
耳凡所覆屋脊上簷前房內之地並周塼糒

耳凡所覆屋脊上簷前房內之地並周塼糏
如桃棗大和雜粘泥以杵平築周壇石灰雜
以麻筋并油及麻滓爛皮之屬浸漬多日泥
於塼地上覆以青草經三數日看其欲乾重
以滑石揩拭拂赤土汁或丹朱之類後以油
塗鮮澄若鏡其堂殿階陛悉皆如此一作已
後縱人踐蹋動經一二十載曾不圮坼不同
石灰水沾便脫如斯等類乃有八寺上皆平
通規矩相似於寺東面取房或一或三用安
尊像或可即於此面前出多少別起臺觀爲
佛殿矣
於寺西南大院之外方列大窣覩波(舊云塔者訛略)
及諸制底(舊云支提者訛也)數乃盈百聖跡相連不
可稱記金寶瑩飾實成希有其間僧徒綱軌
出納之儀具如中方錄及寄歸傳所述寺內
但以最老上座而爲尊主不論其德諸有門
鑰每宵封印將付上座更無別置寺主維那
但造寺之人名爲寺主梵云毗訶羅莎弭若
作番直典掌寺門及和僧白事者名毗訶羅
波羅譯爲護寺若鳴揵稚及監食者名爲羯
磨陁那譯爲授事言維那者略也衆僧有事
集衆平章令其護寺巡行告白一一人前皆
須合掌各伸其事若一人不許則事不得成
全無衆前打槌秉白之法若見不許以理喻
之未有挾強便加壓伏其守庫當莊之流雖
三二人亦遣典庫家人合掌爲白若和方可
費用誠無獨任之咎若不白而獨用者下至
半升之粟即交被驅擯若一人稱豪獨用僧
物處斷綱務不白大衆者名爲俱攞鉢底譯
爲家主斯乃佛法之大疵人神所共怨雖復
於寺有益而終獲罪弥深智者必不爲也又
諸外道先有九十六部今但十餘若有齋會
聚集各各自居一處並與僧尼無競先後既
其法別理不同行各習所宗坐無交雜此之
寺制理極嚴峻每半月令典事佐史巡房讀
制衆僧名字不貫王籍其有犯者衆自治罰
爲此僧徒咸相敬懼其寺受用雖遂而益利

制弟僧名字不貫王籍其有犯者衆自治罰
爲此僧徒咸相敬懼其寺受用雖迮而益利
弥寛曽憶在京見人畫出祇洹寺様咸是憑
虚爲廣異聞略陳梗槩云尒
又五天之地但是大寺君王悉皆令置漏水
爲此晝夜期候不難准如律教夜分三分初
後制令禪誦中間隨意消息其漏水法廣如
寄歸傳中所述雖復言陳寺様終恐在事還
迷爲此畫出其圖冀令目擊無滯如能奏請
依様造之即王舎支那理成無別耳

乃歎曰

衆美仍羅列群英已古今也知生死分那得
不傷心

寺様

此是室利那爛陁莫訶毗訶羅様唐譯云吉
祥神龍大住處也西國凡喚君王及大官屬
并大寺舎皆先云室利意取吉祥尊貴之義
那爛陁乃是龍名近此有龍名那伽爛陁故
以爲号毗訶羅是住處義比云寺者不是正
翻如觀一寺餘七同然背上平直通人還往
凡觀寺様者須南西看之欲使西出其門方
得真勢於門南畔可二十歩有窣堵波高百
許尺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攞
健陁倶胝唐云根本香殿矣門北畔五十歩
許復有大窣堵波更高於此是幼日王所造
皆並塼作裝飾精妙金牀寶地供養希有中
有如來轉法輪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
丈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離浮啚
此即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齒林樹非是楊柳
其次西畔有其戒壇方可大尺一丈餘即於
平地周疊塼壇子高二尺許墻内坐基可高
五寸中有小制底壇東殿角有佛經行之基
疊塼爲之寛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可二肘
餘上乃石灰素作蓮花開朶高可二寸闊一
尺許有十四五表佛足跡此寺則南望王城
纔三十里鷲峯竹苑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覺
正南尊足山並可七驛北向薜舎離乃二十
五驛西瞻鹿苑二十餘驛東向耽摩立底國

得真勢於門南畔可二十步有窣堵波高百
許尺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攞
健陁俱胝唐云根本香殿矣門北畔五十步
許復有大窣堵波更高於此是幼日王所造
皆並塼作裝飾精妙金牀寶地供養希有中
有如來轉法輪像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
丈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離浮啚
此即是也根本殿西有佛齒林樹非是楊柳
其次西畔有其戒壇方可大尺一丈餘即於
平地周疊塼壇子高二尺許墻內坐基可高
五寸中有小制底壇東殿角有佛經行之基
疊塼爲之寛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可二肘
餘上乃石灰素作蓮花開朶高可二寸闊一
尺許有十四五表佛足跡此寺則南望王城
纔三十里鷲峯竹苑皆在城傍西南向大覺
正南尊足山並可七驛北向薜舍離乃二十
五驛西瞻鹿苑二十餘驛東向耽摩立底國
有六七十驛即是海口昇舶歸唐之處此寺
內僧衆有三千五百人屬寺村莊二百一所
並是積代君王給其人戶永充供養言一驛者即當一瑜繕那也

重曰

龍池龜洛地隔天津途遥去馬道絕來人致
令傳說罕得其真模形別匠軌製殊陳依俙
盡古髣髴驚新庶覩之處想若佛在而翘神

閩縣崇賢里奉佛弟子潘師文与室中薛氏十一娘謹施淨
財開通字經板一函流通聖教祈保各身平安願延壽筭者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西尾正通


松本
1730
字XIII

福州開元禪寺住持傳法賜紫慧通大師了一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　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圓成雕造
毗盧大藏經板一副旹紹興戊辰閏八月　日　謹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并重歸南海傳　通

三藏法師　義淨　撰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唐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友尋真搜律藏而戒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稟性虛潔雅操廉貞濯青溪以恬志漱玉泉而養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教東流時經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虧遂欲尋流討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銅柱而屆郎迦歷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禮待極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學習一切有部律兼學定慧蓋亦情耽呪藏後乃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

張昇

福州開元禪寺住持傳法賜紫慧通大師了一謹募衆緣恭爲
今上　皇帝祝延　聖壽文武官僚資崇　祿位圓成雕造
毗盧大藏經板一副普紹興戊辰閏八月　日　謹題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并重歸南海傳　通

三藏法師　義淨　撰

道琳法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尸羅鉢頗
唐云戒光弱冠之年披緇離俗成人之歲訪
友尋真搜律藏而戒珠瑩啓禪門而定水清
禀性虛潔雅操廉貞濯青溪以恬志漱玉泉
而養靈既常坐不卧一食全誠後復慨大教
東流時經多載定門鮮入律典頗虧遂欲尋
流討源遠遊西國乃杖錫遐逝鼓舶南溟越
銅柱而屆郎迦歷訶陵而經裸國所在國王
禮待極致殷厚經乎數載到東印度耽摩立
底國住經三年學梵語於是捨戒重受學習
一切有部律兼學定慧亦情耽呪藏
後乃觀化中天頂禮金剛御座菩提聖儀復
至那爛陀寺搜覽大乘經論讀倶舍經於
數年至於鷲嶺杖林山園鵠樹備盡翹仰並
展精誠乃遊南天竺國搜訪玄謨向西印度
羅荼國住經年稔更立靈壇重禀明呪嘗試
論之曰夫明呪者梵云毗睇陁羅必棏(丁澤反)
家毗睇譯爲明呪陁羅是持必棏家是藏
應云持明呪藏然相承云此呪藏梵本有十
万頌唐譯可成三百卷現今求覓多失少全
而大聖没後阿離野那伽曷樹那即龍樹菩
薩特精斯要時彼弟子厥号難陁聰明博識
漬意斯典在西印度經十二年專心持呪遂
便感應每至食時食從空下誦呪求如意瓶
不久便獲乃於瓶中得經歡喜不呪結其瓶
遂去於是難陁法師恐明散失遂便撮集可
十二千頌成一家之言每於一頌之内離合
呪印之文雖復言同字同實乃義別用別自
非口相傳授而實解悟無因後陳那論師見
其製作巧殊人智思極情端撫經歎曰嚮使
此賢致意因明者我復何顏之有乎是知智士

識巳之度量愚者闇他之淺深矣斯之呪藏
東夏未流所以道琳意存斯妙呪藏云身天
乘龍役使百神利生之道唯呪是親淨於那
爛陁亦屢入壇場希心此要而爲功不並就
遂泯斯懷爲廣異聽粗題綱目云尒
道琳遂從西境轉向北天觀化羯濕弥羅便
入烏長那國詢訪定門搜求般若次往迦畢
試國禮烏率膩沙佛頂骨也自尒之後不委何託
淨迴至南海羯茶國有北方胡至云有兩僧
胡國逢見說其狀跡應是其人與智弘相隨
擬歸故國聞爲途賊斯擁還乃覆向北天年
應五十餘矣
曇光律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旣其出俗遠適
京師即誠律師之室灑善談論有文情學兼
內外戒行清謹南遊溟渤望禮西天承巳至
訶利雞羅國在東天之東年在盛壯不委何
之中方寂無消息應是擯落江山耳又見訶
利雞羅國僧說有一唐僧年餘五十得王敬
重秉權一寺多賫經像好行楚撻即於此國
遇疾瘞他鄉矣
慧命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戒行疎通有懷節
操學兼內外逸志雲表仰祥河而牒想念竹
苑以翹心汎舶行至占波遭風而屢遘艱苦
適馬援之銅柱息上景而歸唐
玄逵律師者潤州江寧人也俗姓胡令族高
宗兼文兼史尚仁貴義敬法敬僧枝葉蟬聯
嘉聲靡墜律師則童子出家長而欽德及其
進具卓尒不群遍閑律部偏務禪寂戒行嚴
峻誠空其流聽諸大經頗究玄義博翫文什
草隷尤精空有三衣袒膊爲餝不披覆膊衣
角搭肩入寺徒跣行途著履縱使人見笑高
節曾不間然不卧長坐詎脇安眠之席杜多
乞食寧過酒肆之門善人皆愛草鞋巧知皮
赤無過監者足不履地能闕露脚是儀嗟乎
此子闇與理諧激揚清波聡汨沒而從俗獨
醒在旦豈共醉而居長昏纔於丹揚一面遂即
同契南上昆季留連悋矣三荊之析友于鑾

醐在日豈共酬而居長續於丹楊一面遂則
同契南上毘季留連愴矣三荊之析友于鬱
絕傷哉八翼之離以爲傳法在懷無抑高節
行至廣州遂沉風疾以斯嬰帶弗遂遠懷於
是悵恨而歸返錫吳楚年二十五六後僧哲
師至西國云其人已亡有疾于懷嗟乎不幸
勝途多難驗非虛矣實冀還以法資空有鬱
藍之望復欲旋歸遺鍔徒懷龍樹之心乃歎
曰淑人斯去誰復當來不幸短命嗚呼哀哉
九仞希岳一簣便摧秀而不實嗚呼哀哉解
乎易得行也難求嗟尒幼年業德俱修傳燈
念往嬰痼情收慨乎壯志哀哉去留庶傳尒
之令節秉輝曜於長秋于時逵師言離廣府
還望桂林去留愴然自述贈懷云尒　標
心之梵宇運想入仙洲嬰痼乖同好沉情阻
若抽葉落乍難聚情離不可收何日乗杯至
詳觀演法流淨以咸亨元年在西京尋聽于
時與并部處一法師萊州弘禕論師更有三
二諸德同契鷲峯標心覺樹然而一公屬母
親之年老遂懷戀於并川禕師遇玄瞻於江寧
乃敦情於安養玄逵既到廣府復阻先心唯
與晉州小僧善行同去神州故友索尒分飛
印度新知冥焉未會此時躑躅難以爲懷戲
擬四愁聊題兩絕而已　五言
我行之數萬愁緒百重思那教六尺影獨步
五天陲　五言　重自解憂曰
上將可陵師疋士志難移如論惜短命何得
滿長祇
于時咸亨三年坐夏揚府初秋忽遇龔州使
君馮孝詮至廣府與波斯舶主期會南行復
蒙使君命往崗州重爲檀主及弟孝誕使君
孝軫使君郡君寧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
咸見資贈争抽上賄各捨奇飡庶無乏於海
途恐有勞於險阻篤如親之慧順給孤之心
共作歸依同緣勝境所以成禮謁者蓋馮家
之力也又嶺南法俗共鯁去留之心北土英
儒俱懷生別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
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峯而太息于時廣

儔俱懷生別之恨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
番禺指鹿園而遐想望雞峯而太息于時廣
莫初飆向朱方而百丈雙挂離箕創節棄玄
朔而五兩單飛長截洪溟似山之濤橫海斜
通巨壑如雲之浪滔天未隔兩旬果之佛逝
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末羅瑜國
今改為室利佛逝也 復停兩月轉向羯茶至十二月舉

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從羯茶北行十日
餘至裸人國向東望岸可一二里許但見椰
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彼見舶至爭乘小艇有
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
其所愛者但唯鐵焉大如兩指得椰子或十
丈夫悉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授
其衣即便搖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
界矣此國既不出鐵亦寡金銀但食椰子藷
根無多稻穀是以盧呵最為珍貴 此國名鐵為盧呵
其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織團藤箱餘處
莫能及若不共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
復再生從茲更半月許望西北行遂達耽摩
立底國即東印度之南界去莫訶菩提及那
爛陀可六十餘驛於此創與大乘師相見留
住一載學梵語習聲論遂與燈師同行取正
西路商人數百詣中天矣去莫訶菩提有十
日在過大山澤路險難通要藉多人必無孤
進于時淨染時患身體疲羸求趁商徒旋困
不及雖可勵己求進五里終須百息其時有
那爛陀寺二十許僧并燈上人並皆前去唯
餘單己孤出險隘日晚晡時山賊便至援弓
大喚來見相陵先撮上衣次抽下服空有絛
帶亦並奪將當是也實謂長辭人代無諧禮
謁之心體散鋒端不遂本求之望又彼國相
傳若得白色之人殺充天祭既思此說更軫
于懷乃入泥坑形體以葉遮蔽扶杖徐行日
云暮矣營處尚遠至夜兩更方及徒侶聞燈
上人村外長叫既其相見令授一衣池內洗
身方入村矣從此行數日先到那爛陀敬根
本塔次耆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禮真
容緣山東道俗所贈縑絹持作如來等量袈

本塔及耆闍崛見疊衣處後往大覺寺禮眞
容像山東道俗所贈絁絹持作如來等量袈
裟親奉披服濮州玄律師附羅蓋數万爲持
奉上曹州安道禪師寄拜禮菩提像亦爲禮
訖于時五體布地一想虔誠先爲東夏四恩
普及法界合識願龍花揔會遇慈氏尊並契
真宗獲無生智次乃遍禮聖跡過方丈而屆
拘尸所在欽誠入鹿園而跨雞嶺住那爛陁
寺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未
至之間遭大劫賊僅免事刄之禍得存朝夕
之命於此昇舶過羯茶國所將梵本三藏五
十萬餘頌唐譯可成千巻權居佛逝矣
善行師者晉州人也少辭桑梓訪道東山長習律
儀寄情明呪温恭儉素利物是心則淨之門
人也隨至室利佛逝有懷中土既沉痼疾返
棹而歸年三十許
靈運師者襄陽人也梵名般若提婆志懷耿
介情存出俗追尋聖跡與僧哲同遊越南溟
達西國極閑梵語利物在懷所在至處君王
禮敬遂於那爛陁畫慈氏真容菩提樹像一
同尺量妙簡工人賷以歸國廣興佛事翻譯
聖教實有堪能矣
僧哲禪師者澧州人也幼敦高節早託玄門
而解悟之機實有灌瓶之妙談論之鋭固當
重席之美沉深律苑控總禪畦中百兩門久
提綱目莊劉二籍亟盡樞關思慕聖蹤泛舶
西域既至西土適化隨緣巡禮略周歸東印
度到三摩呾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吒其王
既深敬三寶爲大鄔波索迦深誠徹信光絶
前後每於日日造拓模泥像十萬軀讀大般
若十萬頌用鮮花十萬朶親自供養所呈薦
設積與人齊整駕將行觀音先發幡旗鼓樂
漲日弥空佛像僧徒並前引王乃後從於王
城内僧尼有四千許人皆受王供養每於晨
朝令使入寺合掌房前急行疾問大王奉問
法師等宿夜得安和不僧荅曰願大王無病
長壽國祚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事五天所
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解

長壽國作安寧使返報已方論國事五天所
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解
五明大論者並集茲國矣良以其王仁聲普
洎駿骨遐收之所致也其僧哲住此王寺尤
蒙別禮存情梵本頗有日新矣來時不與相
見承聞尚在年可四十許僧哲弟子玄遊者
高麗國人也隨師於師子國出家因住彼矣

右五十人
智弘律師者洛陽人也即聘西域太史王玄
策之姪也年纔弱歲早狎冲虛志蔑輕肥懷
情悽遁遂往少林山飡松服餌樂誦經典頗
工文筆既而悟朝市之諠譁尚法門之澄寂
遂背八水而去三吳捨素禔而擐緇服事瑳
禪師為師稟承恩惠而未經多載即髣髴玄
關復往蘄州忍禪師處重修定戀而芳根雖
植崇條未聳遂濟湘川跨衡嶺入桂林而託
想遁幽泉以息心頗經年載仗寂禪師為依
止斯水之秀麗翫林薄之清虛揮翰寫褁製
幽泉山賦申遠遊之懷既覽三吳之法匠頗
盡芳筵歷九江之勝友幾閑妙理然而宿植
善根匪由人獎出自中府欲觀禮西天幸遇
無行禪師與之同契至合浦昇舶長泛滄溟
風便不通漂居上景覆向交州住經一夏既至
冬末復往海濱神灣隨舶南遊到室利佛逝
國自餘經歷具在行禪師傳內到大覺寺住
經二載瞻仰尊容傾誠勵想諷誦梵本月故
日新聞聲論能梵書學律儀習對法既解俱
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陁寺披覽大乘在信者
道場乃專功小教復就名德重洗律儀懇志
懃懃無亡寸影習德光師所製律經隨聽隨
譯實有功夫善護浮囊無虧片檢常坐不臥
知足清廉奉上謙下久而彌敬至於王城鷲
嶺僊苑鹿林衹樹天階菴園山穴備申翹想
並契幽心每掇衣鉢之餘常懷供益之念於
那爛陁寺則上飡普設在王舍城中乃器供
常住在中印度近有八年後向北天羯濕弥
羅擬之鄉國矣聞與琳公為伴不知今在何
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羅提之綱國矣聞與唯公爲伴不知今在何
所然而翻譯之功其人已就矣
無行禪師者荊州江陵人也梵名般若提婆
（唐云慧天）叶性虛融稟質溫雅意存仁德志重煙
霞而竹馬之年投足石渠之署暨乎弱冠有
懷金馬之門頗已漁獵百氏流睇三經州望
推奇鄉曲排儁于時則絢彩霞開鏡三江而
（通 下巻七 吳兵）
擬秀芳思泉涌灌七澤而流津然宿因感會
今果現前希慕法門有窺玄化幸遇五人之
度爰居等界道場既而創染諦門初霑法侶
事大福田寺慧英法師爲鄔波馱耶（唐云親教師和
上者訛也）斯乃吉藏法師之上足可謂蟬聯碩德固
乃世不乏賢於是標心般若棲志禪居屏棄
人間往來山水每因談玄講肆擊蘭微言雖
年在後生望逾先進及乎受具同壇乃二十
餘人誦戒契心再辰便了咸稱上首餘莫能
加次隱幽巖誦法華妙典不盈一月七軸言
終乃歎曰夫尋筌者意在得魚求言者本希
趣理宜可訪名匠鏡心神啓定門斷煩惑遂
乃杖錫九江移步三越遊衡岳處金陵逸想
嵩華長吟少室濯足八水舉袂三川求善知
識即其志也或擕定門而北上獵智禪匠之
精微麾戒獻而東歸究道宣律師之淳粹聽
新舊經論討古今儀則洋洋焉波瀾萬頃嶷
嶷也崖岸千尋與智弘爲伴東風汎舶一月
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布金花散
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見從大唐天子處
來倍加欽上後乘王舶經十五日達末羅瑜
洲又十五日到羯荼國至冬末轉舶西行經
三十日到那伽鉢亶那從此汎海二日到師
子洲觀禮佛牙從師子洲復東北汎舶一月
到訶利雞羅國此國乃是東天之東界也即
贍部洲之地也停住一年漸之東印度恒與
智弘相隨此去那爛陁途有百驛既停息已
便之大覺蒙國安置入寺俱爲主人西國主
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事皆同如也爲
客但食而已禪師後向那爛陁聽瑜伽習中
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復往羝羅荼寺去斯

部洲之地也停住一年漸之東印度恒與
智弘相隨此去那爛陁途有百驛既停息已
便之大覺蒙國安置入寺俱爲主人西國主
人稍難得也若其得主則衆事皆同如也爲
客但食而已禪師後向那爛陁聽瑜伽習中
觀研味俱舍探求律典復往羝羅荼寺去斯
兩驛彼有法匠善解因明屢在芳筵習陳那
法稱之作者莫不漸入玄關頗開幽鍵每唯
杖錫乞食全軀少欲自居情超物外曾因閑
隙譯出阿笈摩經述如來涅槃之事略爲三
卷已附歸唐是一切有部律中所出論其進
不乃與會寧所譯同矣行禪師說旣言欲居
西國復道有意神州擬取北天歸乎故里淨
來日從那爛陁相送東行六驛各懷生別之
恨俱希重會之心業也茫茫流泗交袂矣春
秋五十六又禪師稟性好上欽禮每以覺樹初菉
觀洗沐於龍池竹苑新黃奉折花於鷲嶺此二
時也春中也皆是大節會無間道俗咸觀菩提樹也又鷲峯山此時有黃花大如手許實同金色人皆折以上呈當此之時弥覆山野名春女花耳曾於一時與行
禪師同遊鷲嶺瞻奉旣訖遐眺鄉關無任殷
憂淨乃聊述所懷云尒　雜言
觀化祇山頂流睇古王城萬載池猶潔千年
苑尚清髣髴影堅路摧殘廣脇楹七寶仙臺
亡舊迹四彩天花絕雨聲聲華遠自恨生何
晩旣傷火宅眩中門還嗟寶渚迷長坂步陟
平郊望心遊七海上擾擾三界溺邪津渾渾
萬品亡眞匠唯有能仁獨圓悟廓塵靜浪開
玄路創逢飢命棄身城更爲求人崩意樹施也
持囊異契戒珠淨戒也被甲要心忍衣固忍也三
祇不倦陵二車一足忘勞超九數勤也定澈江
清沐久結定也智斂霜凝漸新霧慧也無邊大劫
無不修六時改心遵六度度有流化功收金
河示滅歸常住鶴林權唱演功周聖徒往傳
餘響龍宮秘典海中探石室真言山處仰流
敎在茲辰傳芳代有人沙河雪嶺迷朝徑巨
海鴻崖亂夜津入萬死求一生投針偶伉非
同喻速馬懸車豈等程不徇今身樂無祈後
代榮誓捨危軀追勝義咸希畢契傳燈情勞

敎在茲辰傳芳代有人沙河雪嶺迯乾後巨
海鴻崖亂夜津八萬死求一生投針偶伉非
同喩速馬懸車豈等程不徇今身樂無祈後
代榮誓捨危軀追勝義咸希畢契傳燈情勞
歌勿復陳延眺且周巡東睇女巒留二迹西
馳鹿苑去三輪北睨舍城池尚在南睎尊嶺
寔猶遵五峯秀百池分粲粲鮮花明四曜輝
輝道樹鏡三春揚錫指山阿攜步上祇陁既
覩如來疊衣石復觀天授迸餘峩佇靈鎮凝
思遍生河金花逸掌儀前奉芳蓋陵虛殿後
過旋遶經行砌自想如神契迴向少福潤生
津於會龍花捨塵翳
一三五七九（在西國懷王舍城舊之作）遊愁赤縣遠丹思
抽鷲嶺寒風駃龍河激水流既喜朝聞日復
日不覺頽年秋更秋已畢祇山本願誠難遇
終望持經振錫往神州
法振禪師者荊州人也景行高尚唯福是修
濯足禪波棲心戒海法侶欽肅爲導爲歸諷誦律
經居山居水而思禮聖迹有意西遄遂共同州
僧乘悟禪師梁州乘如律師學窮內外智思
鈎深其德不孤結契遊踐於是攜二友出三
江整帆上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巡歷諸島漸
至羯荼未久之間法振遇疾而殞年可三十
五六既而一人斯委彼二情疑遂附舶東歸
有望交阯覆至瞻波（卽林邑國也）乘悟又卒瞻波
人至傳說如此而未的委獨有乘如言歸故
里雖不結實仍嘉合秀尒獨何爲三無一就
大津師者澧州人也幼染法門長敦節儉有懷
省欲以乞食爲務希禮聖跡啓望王城每歎
曰釋迦悲父既其不遇天宮慈氏宜勗我心
自非覩覺樹之真容謁祥河之勝躅豈能收
情六境致想三祇者哉遂以永淳二年振錫
南海爰初結旅頗有多人及其角立唯斯一
進乃賫經像與唐使相逐汎舶月餘達尸利
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習梵書潔行
齊心更受圓具淨於此見遂遣歸唐望請天
恩於西方造寺既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而復
滄溟遂以天授三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

恩於西方造寺既覩利益之弘廣乃輕命而復
滄溟遂以天授三年五月十五日附舶而向
長安矣今附譯雜經論十卷南海寄歸内傳
四卷
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　　賛曰
嘉尒幼年慕法情堅既度誠於東夏復請益
於西天重指神州爲物淹流傳十法之弘法
竟千秋而不秋
右揔五十六人　又重歸南海傳有師資四人
苾芻貞固律師者梵名婆羅笈多(譯爲貞固)即鄭地
滎川人也俗姓孟粤以驅烏之歲早蘊慈門
揔角之秋棲心慧苑年甫十四遂丁荼蓼眷
流俗之難保知法門之可尚爰興正念企步
勝場遂於汜水等慈寺遠法師處伸侍席之
業意存教網便誦大經經三兩歲師遂論化
後往相州林慮諸寺尋師訪道欲致想禪扃
自念教檢未窺難辨真僞即往東魏聽覧唯
識復往安州大猷禪師處習學方等數旬未
隔即妙相現前復往荊州歷諸山寺求善知
識希覓未聞復往襄州遇善導禪師受弥陁
勝行當尒之時交望弃索訶之穢土即欲趣
安養之芳林覆思獨善傷大士行唯識所變
何非淨方遂往峴山恢覺寺澄禪師處創蒙
半字之訓漸通完器之言禪師則沉研律典
荷世尊五德之重寄轄轢經論當末代四依
之任持定瀲波深灌八解而流派慧峯岳峻
聳六度而疏巘五塵無雜九惱非驚外跨四
流内澄三定法俗欽望推爲導首特蒙綸旨
召入神都在魏國東寺居多聞之數固師年
餘二十即於禪師足下而進圓具纔經一載
揔涉律綱覆向安州秀律師處三載端心讀
宣律師文抄可謂問絶鄔波離貫五篇之表裏
受諧毗舍女洞七聚之幽關律去五歲得遊
方未至歲而早契十年離依止不屆年而務
合其秀律師即蜀郡興律師之上足既進圓
具仍居蜀川於和上處學律四載後往長安
宣律師處爲依止客投心乳器若飲鵝之善
識精麁竭智水瓶等歡喜之妙持先後經十

宣律師處爲依止容投心乳器若飲鵜之善
識精麁竭智水瓶寫歡喜之妙持先後經十
六年不離函丈幽窮諸部濤鍊數家將守律
師疏以爲宗本然後去三楊之八水復向黃
州報所生地次往安州大興律教諸主刺史
咸共遵承故律云若有律師處與我身不殊居
十力寺年七十餘方始寂此戒行清素耳目
詳知嗟乎代有其人棟梁佛日蟬聯靡絕繼
踵相承實謂漢跡荊玉雖別川而俱媚桂枝
蘭葉縱易節而同芳固師既得律典斯通更
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遍心心常
續念念恒持三業相驅四儀無廢覆往襄州
在和上處重聽蘇呾羅披尋對法藏頗通處
薄撿衣珠化城是息終期寶渚遂乃濯足襄

水顧步廬山仰上德之清塵住東林而散志
有意欲向師子洲頂禮佛牙觀諸聖迹以垂
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遊方漸之清遠峽谷
同緣赴感後屆番禺廣府法徒請開律典時
屬大唐
聖主天下普置三師欲令佛日再明法舟長
汎既而威儀者律也固亦衆所欽請三藏道場
講毗柰耶教經乎九夏爰竟七篇善教法徒
汎誘時俗于時制旨寺恭闍梨每於講席親
自提獎可謂恂恂善誘弘濟忘倦闍梨則童
眞出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恒敬五篇有
福之人可逢上智實乃禪池淼漫引法海而
通波思嶺崔嵬踈慧嶽而騰峭深明幻本巧
悟心源雖閑諸法體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搆
有爲之福業作無上之津梁而屢寫藏經常
營衆食實亦衆所知識應物咸生勸悟諸人
共敦律教固師既法侶言散還向峽山冀託
松林之下用畢幽棲之志蒙謙寺主特見賓
迎寺主乃道冠生知體含仁恕供承四海靡
倦三朝屆巳申他卑辭是務固師意欲息想
山門有懷營搆傾廊通直道脫階正邪基曲
制止池希流八解之清潤傍開壇界冀闡七
聚之芳規復欲於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等
道場修法華三昧功雖未就而情已決然布薩

道場修法華三昧功雖未就而情已決然布薩
軌儀已紹綱目又每歎曰前不遭釋父後未
遇慈尊末代時中如何起行既沉吟於空有
之際復躑躅於多師之門矣淨於佛逝江口
昇舶附書憑信廣州見求墨紙抄寫梵經并
雇手直于時商人風便舉帆高張遂被載來求
住無路是知業能裝飾非人所圖遂以永昌
元年七月二十日達于廣府與諸法俗重得
相見于時在制旨寺處衆嗟曰本行西國有
望流通住海南經本尚闕所將三藏五十餘
萬言並在佛逝國事須覆往既而年餘五十
重越流波隙駟不留身城難保朝露溘至何
所囑焉經典既是要門誰能共往收取隨譯
隨受須得其人衆僉告曰去斯不遠有僧貞
固久探律教早蘊精誠儻得其人斯爲善伴
亦既纔聞此告騎驎雅合求心於是裁封山
扃薄陳行李固乃啓封暫觀即有同行之念
譬乎遼城一發下三將之雄心雪山小偈牽
大隱之深志遂乃喜辯幽澗歡喜松林攘臂
石箭之前褰衣制旨之內始傾一蓋合襟情
於撫塵既投五體契虛懷於曩日雖則平生
未面而實冥符宿心共在良宵頗論行事固
乃答曰道欲合不介而自親時將至求抑而
不可謹即共弘三藏助燭千燈者歟於是重
往峽山與謙寺主等言別寺主乃照機而作
曾不留連見述所懷咸助隨喜已闕無念他
濟是心並爲資裝令無少乏及廣府法俗悉
贈資粮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
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作含生之
梯隥爲欲海之舟艫愛有懷於從志庶無廢
於長途固師年四十矣讚曰
智者植業稟自先因童年潔想唯福是親情
求勝己意仗明仁非馨香於事利固實愛於
賢珎 其一 受持妙冊貞明固意大善敦心小瑕
興畏有懷脫屣無望榮貴若住猫之毛尾弗
虧等遊蜂之色香靡費其孤辯宗澤隻步漢
陰哲人務本律數是尋既知網領更進幽深

蘭等遊蜂之色香摩質其預學宗澤隻步漢

陰哲人務本律藝是尋既知網須更進幽深
致遠懷於覺樹遂仗策於桂林 其三 怡神峽谷
匠物廣川既而追舊闇於東夏復欲請新教
以南遙希敷揚於未布冀傳芳於未傳慶斯
人之壯志能爲物而身捐 其四 爲我良伴共届
金洲能持梵行善友之由船車遞濟手足相
求儻得契傳燈之一望亦是不慙生於百秋
其五 既至佛逝宿心是契得聽未聞之法還觀
不覩之例隨譯隨受詳檢通滯新見新知巧
明開制博識多智每勵朝聞之心恭儉勤懷
無憂夕死之計恐衆多而事撓且逐靜而兼
濟縱一焰之隨風庶千燈而罔翳 其六 又貞固
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懷業梵号僧伽提婆祖
父本是北人因官遂居嶺外家屬權停廣府
慕法遣奉師門雖可年在弱冠而實志逾強
仕見師主懷弘法之念即有隨行之心割愛
抽悲投命溟澈至佛逝國解骨崙語頗學梵
書誦俱舍論偈雖事遠於一獵冀有望於千
途儻能勤於熟思希比迹於生肇且爲侍者
現供翻譯年十七耳
苾芻道宏者梵名佛陁提婆 唐云覺天 汴州雍丘
人也俗姓靳其父早因商侶移步南遊遠歷
三江遐登五嶺遂過韶部後届峽山覩巖谷
之清虚翫川源之澄寂逢善知識披緇釋素
于時道宏其年尚小任業風而萍轉隨父師
而遊渉入桂林以翹想歩幽泉而疊息父名
大感禪師遂於寂禪師處學秘心關頗經年
載薄知要義還之峽谷道宏隨父亦復出家
年滿二十此焉進具往來廣府出入山門雖
可年望未高而頗懷節槩既聞淨至走赴莊
嚴詢訪所居云停制旨一申禮事即有契於
行心再想生津實無論於性命聞說滔天之
浪蔑若小池覩横海之鯨意同鯖鱓尋即重
之清遠言別山庭與貞固師同歸府下於是
乎畢志南海共赴金洲擬寫三藏德被千秋識
悟聰敏叶性温柔頗攻草隸復翫莊周體齊
物之篇虚誕知指馬之說悠悠不憑河而徒

悟聰敏叶性温柔頗攻草隷復翫莊周體齊
物之篇虚誕知指馬之説悠悠不憑河而徒
涉能臨懼而善籌雖功未廁於務照終有慶
於英猷英猷何陳求法輕身不計樂而爲樂
不將親而作親欲希等生靈於已體豈若嬿
芻狗而行仁既至佛逝敦心律藏隨譯隨寫
傳燈是望重瑩戒珠極所欽尚求寂滅之圓
成弃生津之重障畢我大業由斯小匠慶尒
拔擢於有流庶福資於無量年二十三矣
苾芻法朗者梵名達磨提婆唐云法天襄州襄陽
人也住靈集寺俗姓安實乃家傳禮義門襲
冠纓童年出家欽修是務遂離桑梓遊涉嶺
南淨至番隅報知行李雖復學悟非遠而實
希尚情深意存喜相隨同越滄海經餘一月屆
乎佛逝亦既至此業行是修曉夜端心習因
明之秘冊晨昏勵想聽俱舍之幽宗既而一
簣已傾庶罔虧於九仞三藏虔念擬尅成乎
五篇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抄
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膊塗跣尊修
上儀雖未成於角立終有慕於囊錐凡百徒
侶咸希自樂尒獨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
專思至理若能弘廣願於悲生冀大明於慈
氏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
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須往訶陵國在彼經夏
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隅唯有貞固
道宏相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後
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終三載
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尒來迴絶消息雖
每顧問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汎滄海竭力
盡誠思然法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每
一念來傷歎無極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虧
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花初會俱出塵勞耳

十四尾 何生

閩縣崇賢里弟子潘師文与室中薛氏十一娘謹施長財開
通字經板一函流通聖教各為自身祈保平安願延福筭者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通

五篇弗憚劬勞性有聰識復能志託弘益抄
寫忘疲乞食自濟但有三衣袒膊塗跣尊修
上儀雖未成於角立終有慕於囊錐凡百徒
侶咸希自樂介獨標心利生是恪恪勤何始
專思至理若能弘廣願於悲生冀大明於慈
氏年二十四矣
其僧貞固等四人既而附舶俱至佛逝學經
三載梵漢漸通法朗須往訶陵國在彼經夏
遇疾而卒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唯有貞固
道宏相隨俱還廣府各並淹留且住更待後
追貞固遂於三藏道場敷揚律教未終三載
染患身亡道宏獨在嶺南介來迴絕消息雖
每顧問音信不通嗟乎四子俱泯滄海竭力
盡誠思然法炬誰知業有長短各阻去留每
一念來傷歎無極是知麟喻難就危命易虧
所有福田共相資濟龍花初會俱出塵勞耳

十罡尾 何生

閩縣崇賢里弟子潘師文与室中薛氏十一娘謹施長財開
通字經板一函流通聖教各為自身祈保平安願延福筭者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通